

缙乡人物

文学名家薛家柱(下)

储建国

编写剧本美名扬

薛家柱擅长编剧。早在杭大读书期间,他就与同学一起成功编写过《卧薪尝胆》等3部剧本。上世纪80年代初,薛家柱迎着文艺的春天,陆续编写了上百集(部)电视剧。他根据宁海柔石作品改编的《为奴隶的母亲》,于2004年4月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薛家柱创作的《东方破晓》于1989年拍摄成功,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成功歌颂国民党正面抗日的电视连续剧,乃因人人皆知的原因,被封杀22年后才于2011年准许在浙江地区播放。该剧播出后,在浙、台两岸掀起波浪!他在编写30集电视剧《戚继光》时,我驾车陪他到宁海一起考察戚继光抗倭故地,爬烽火台。尤其是薛家柱编写的电视剧《济公》,曾轰动海内外一时,留下很多台前幕后的故事。

济公在杭州真可谓家喻户晓、人人喜爱。他在灵隐出家,在净寺挂单,在虎跑圆寂。为百姓打抱不平,除暴安良、扶危济困、机智圆融,彰显罚恶弘善等美德,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独特而美好的印象。薛家柱根据他早年跑寺院、走坊间积累的济公故事,一口气编写而成的12集电视系列剧《济公》,也是薛家柱为1985年刚成立的杭州电视台策划的一部杰作。

他的作品得到市委宣传部和杭州电视台的高度重视,聘请曹禹先生担任艺术顾问。曹禹先生和夫人、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专程到杭州来指导谋划。与上海电视台合作,导演及主创人员也由上海电视台担任。主演济公的本来想请《阿Q正传》走红的严顺开,结果请了游本昌。

《济公》主题歌请著名作曲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金复载完成。金复载,原籍浙江上虞,为《济公》配曲,苦思冥想总不满意。对一位音乐家来说,任何事物都有可能成为“灵感”。如果说巴洛克时期维瓦尔弟创作的《四季·春》乐章中,他受到鸟的启发,在音乐中使用小提琴来模仿鸟鸣声,以此来描述春天到来的场景流芳百年,那么作曲家金复载其创作《济公》主题曲的灵感,则是捕捉住薛家柱不经意中哼了句他母亲念经念佛的口头曲。薛家柱说,那是一次在风景如画的一个月夜,我陪他坐船游西湖时,彼此聊着济公,聊着《济公》的作曲打算。薛家柱将小时候听惯了其母亲“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佛声哼了起来,并重复了几遍。被受启发的金复载,一下子灵感勃发,将念佛旋律对接到《济公》主题曲上去了。“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主旋律就从作曲家金复载心胸中游淌而出。应该说,《济公》后来产生这么大的艺术魅力,主题歌起了很大作用。

薛家柱创作了一百多部(集)电视剧、电影、广播剧、歌剧、戏曲等,并多次为电视专题片担任撰稿和嘉宾主持。其中电视剧《步步深渊》《幕后行动》获中纪委、监察部“卫士奖”,39集电视剧《红顶商人胡雪岩》获2008年浙江省和杭州市“五个一工程”奖,广播剧《中国印》获2008年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广播剧《金龙飞舞》获2009年浙江省广电广播剧金奖,广播剧《钱学森》获2010年浙江省广电广播剧金奖。

与巴金患难之交

早在宁海读初中时,薛家柱哥哥从重庆带回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当他从哥哥那儿偷偷取来《家》阅读时,马上被作家那炽烈的情感和真挚的言辞所深深吸引,特别欣赏书中觉慧这个人物,他一边读一边流泪,心情变得非常亢奋、激动。从此,《家》成了鼓舞他去奋斗、去抗争的文学名著;也就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后来激励着他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课外时间,他经常认真研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对巴金先生的文学才华十分仰慕,也想当个优秀的作家。

薛家柱和巴金可谓患难之交,那是在巴金处境最困难时建立起来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友谊。1974年,供职于杭州《西湖》杂志社的薛家柱,当时正在上海写电影剧本。而巴金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夫人萧珊刚刚离世,给巴金以沉重的打击;女儿和女婿在湖南工作,儿子又在安徽插队。他当时非常需要儿女的关心,薛家柱很想帮巴老做点什么。

在朋友引荐下,薛家柱造访了在上海居住的巴金,见到了这位自己从小敬仰的文学大师。之后,经过一番努力,巴金的女婿到了杭州《西湖》杂志社工作,女儿则到了《东海》杂志社。1979年,李小林和丈夫一起调回上海。

后来,只要出了新书,巴金都会题签好亲自到邮局寄给薛家柱。薛家柱几乎每年都能收到巴金亲笔签名的书,共有26部、三十多本。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巴金几乎每年春末夏初,都要到杭州西子湖畔来疗养一段时间。巴金每次到杭州,一般不让别人去车站迎接,而只要薛家柱和时任浙江省作协主席黄源去接,因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薛家柱也常带人去巴金的杭州住处看望巴金。薛家柱的女儿1981年曾与巴金在莫干山合过影。到了1997年,当年的小姑娘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在巴金住的西子宾馆,薛家柱说:“您看1982年拍的照片中的两个小鬼现在都长大了,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巴金纠正说“1981年”,薛家柱一算的确是1981年。原来,重病中的巴金脑子依然非常清楚,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之深。直到1999年春节前后,巴金因病情加重无法离开上海华东医院,从此再也不曾来过杭州。

2008年,由薛家柱撰写作为“西湖全书”之一的《巴金与西湖》,由杭州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叙了巴金与西湖之间的感人往事,算是他对巴金这位良师、也是好友的纪念。

深切怀念薛家柱

薛家柱从小爱好音乐和体育,喜欢跑步、游泳、爬



薛家柱 (1938-2021)

山,打乒乓球、羽毛球。上大学后,又喜欢单、双杠等体操项目。他夫人谢伟障,是体育教师,是浙江省第一代体操运动员、杭州美女。1967年薛家柱结婚后,就住在清河坊胡雪岩故居旁的牛牛司巷女方家18年,后在文晖路也住过,最后搬到江新苑市政府宿舍,夫妻之间琴瑟和谐。

薛家柱多年来养成了上午9点至12点写作的习惯,午休后,又在下午写作3小时,雷打不动。即便是古稀之年,夫人因病先于他几年走后,他仍笔耕不辍。

薛家柱先后几处宿舍,离我住处河坊街还算近,我常跑过去看他,请教他一些问题。他言明不准送礼,包括水果(他平时不大吃水果),否则拒绝下次入门,但有两样东西他会收,一是写的书他会收,另一是少量从宁海捎回的青菜萝卜番薯芋芋等家乡特产他会收。家里如来客人,必先在门口相迎至室内。

薛家柱很重宁海乡情,更重文化。得知我写有《宁海历代书画名人》,欣然为之作序。为拉近宁海在杭的老年人之间的距离,薛家柱牵头建了个微信群,至今他还是群主,天天能看到他的头像,就好像他还在我们身边,我们其他人在群里还保持着正常联系。

记得千禧年后,在一次杭州政协文史委召开的会议上碰见薛家柱,我谈起想在宁海老家恢复建造清末民初被火毁没的“瑞鹕书院”,陈列我收藏的古代科举文献的念头,立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看了我准备向当地街道递交的报告后建议说,宁海是方孝孺“读书种子”之乡,汶溪翠谷要彰显读书文化,不妨办个文化园,以书院为点缀,我欣然接受。于是请了著名文博专家毛昭晰、《焦点》杂志社社长胡大苏等一起在杭州孤山敬一书院聚集,取经、商讨,指导我起草成上万户的《瑞鹕书院暨储家千年耕读文化创意园项目策划书》,并先后三次到储家现场勘访,其中2010年12月1日薛家柱邀请浙江省政协常委、杭州东方文化园董事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副会长徐关兴等一支庞大队伍到龙储村考察。然因多种缘由至今未成,每念至此,愧疚深怀。

2019年春节,薛家柱女儿陪他在日本过年后回杭州,我去他家讨教应出版社约稿要将《少年潘天寿》文史版改成绘画版的事情,对编写脚本我没有把握。薛家柱送我“八字”方法和技巧:“一个重点、一张画面。”我回到家,就收到薛家柱邮箱发来的他编写《胡雪岩》连环画脚本和图片等参考资料。不久我将写成的《少年潘天寿》前50段发到薛家柱邮箱,征询意见,请教是否得当。第二天,他打来电话回复,肯定了我的写法,说一般每段80字以内,要忍痛割爱,并热心帮我逐条修改。很遗憾,他没有看到出版的新书就走了。

2021年2月13日上午十一点钟,我与薛家柱老师通了电话,他说住到萧山东边的养老院去了,条件很好。我要求去看望他,他说院里全封闭管理,不允许探望,并告诉我曾做过十二指肠肿瘤手术。从电话中听出薛老师对自己疾病不屑一顾,语气很坦然。以后我多次打他电话都未接通,竟未想到这次电话是我与薛家柱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

后来只能从薛家柱两个女儿薛野、薛川那里得到一些信息,因疫情原因,她们去医院看望父亲也受阻。

2021年9月6日上午,我在微信群里突然见到薛家柱头像,原来是其女在父亲微信里告知大家,薛家柱老师于今日凌晨走了,留下他生前最后的文字:

“我生活过了,思索过了,用整整一生做了小小的耕耘。岁月刻下的每一笔皱纹都是令人回味的人生脚印。

人生就是攀登,走上去,不过是宁静的主峰。死亡也许不是穿黑袍的骷髅,他应该和诞生一样神圣。

这才是我意志的考场,才能的准秤。

越接近死亡就越是对人间爱得沉沦。哪怕躯壳已如斑驳的古庙,而灵魂犹似铜铸的巨钟,生活的每一次撞击都会发出深厚悠远的声音。

这才是我的履历,我的碑文……”

时间永远定格在当日凌晨1点58分。

我很惊愕,当时就流下泪水。

拨通了他女儿的电话。薛川说,父亲有遗愿,一不设灵堂,二不接待客人,三不收花圈,一切从简,仅指定姐妹俩等六人见遗容处理后事。

当天,我与薛家柱胞弟薛家栓通电话。薛家栓老师说:“昨夜做梦,梦见哥哥,夜里十二点半我心脏突然感到很不舒服,下半夜一直没有睡着。竟然是我哥哥走了!”

因疫情,生不能探望,走了亦未能送薛家柱老师最后一程,这真是人生一大遗憾!2021年9月9日是薛家柱老师出殡的日子。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祝愿薛家柱老师回到他所说的神圣的地方一路走好!

时间总是流驶,人间的爱恨回响在薛家柱老师的诗文里永恒,我们永远怀念他!



魂归雨花拜忠骨
方孝孺殉道620周年墓祭侧记

陈剑飞

时值大暑,南京雨花台风景区树林郁郁葱葱,两辆大巴和多辆小车组成的车队经过雨花台烈士陵园广场,缓缓驶向北坡的停车场。百余位统一穿着黑色T恤的男男女女,在常州大学方孝孺研究中心的一批人带领下,转入林间小径,高大的槐树荫蔽在两旁,山径上落满蝶形黄白色的槐花,泛着淡淡清香。还是早上七点半时光,晨练的市民正收起木兰扇和剑器,三三两两悠悠往回转。太阳刚从树梢升起,在树与树的间隙斜射出一道道光束,照射在这支长长的黑衣人身上。公园管理处的几个工作人员已经看清了这群黑色T恤衫后背印写着“纪念方孝孺殉道620(诞辰665)周年”的红字,在低声互语:“哦,这是来祭拜方孝孺先生的。”

墓祭队伍经“木末亭”而下,向左转弯,路边一块指示牌标着“方孝孺墓”,不远处的一个石台上立着方形花岗岩板,石板的凹线内刻写着“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方孝孺墓、南京市人民政府立、一九八二年八月”这些文字。向下走不多远,只见有一组弧形排列的石碑群,碑文虽字体各异,但简约的内容皆为颂扬方孝孺先生。碑林之下,一座整体由花岗石包砌的大墓,前有巨大赑屃背负着墓碑,直书“明方正学先生之墓”,墓顶呈圆穹状,墓的后背铺有半环形步道可供祭祀者绕行。当我们到达时,祭奠的准备工作已井井有条,墓边环摆着方氏宗亲敬献的许多花篮,墓前供桌上插着红烛,摆满了水果和其它供品,几位穿黄马甲的摄影师在扩音设备周边忙碌着,一边调音一边把行走的参祭队伍拍摄下来。

我这次随“宁海方氏宗亲代表团”前来参加“方孝孺殉道620周年纪念大会”,属于乡党一类。久慕方正学先生文章与气节,总想寻个机会到他墓前诚心跪拜,这次得以遂愿,内心既沉重又有几分激动。能和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祭拜先祖的方氏宗亲后裔一起,能和参加“方孝孺殉道620周年纪念大会”的学者专家们一起,见证这么隆重肃穆的祭祀仪式,心头起伏着波澜。想想这些逃出生天的方氏后裔们,在明建文末至万历这一百八十多年间经历的隐名埋姓,一代代方氏先祖遭受难以想象的苦难委屈和痛楚,现在看到这些表情沉重恭敬祭祖的方氏后裔,我内心骤然升起一股敬意,因为在他们血液里流动着方正学先生的生命基因,传承着方氏一脉的赓续。

祭奠马上开始了,庄重的场景会让人的内心恢复平静。随着祭司高亢而独特的音调,大家肃立致哀,深深的三鞠躬之后,主办方和方氏宗亲代表作了简短发言,主祭者先行祭拜大礼,然后各位参祭者手持一朵朵黄白色菊花,到墓前鞠躬敬献,再绕墓一周,重回原位。庄重的仪式感让每个人屏住呼吸,仿佛方正学先生随着太阳升上高

处,他的眼神和道道晨光一起,穿透着每个祭拜者的心灵角落,在先生光芒覆盖下,卑微的私欲杂念荡涤无存,这样的祭奠犹如一场灵魂的洗礼。待全部参祭人员献上菊花后,大家又一齐深深地向先生之墓鞠了三个长躬。仪式结束,我待所有参拜者走完后,在方先生清静的墓前又拍了一些照片,包括神道、半身铜像和最前面的刻有“天地正气”模额的石牌坊,牌坊对联是“十族殉忠天遗六氏,一抔埋血地接孝陵”。

时间倒回至明万历十三年,据文献记载明神宗朱翊钧下诏褒录建文帝时期的诸忠臣,方孝孺先生终得以平冤昭雪。当时在南京为官的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奉旨在聚宝山水木末亭下方找到方孝孺的墓地,为其修葺;清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任上又对方孝孺墓加以整修,使墓园渐成规模,同治五年李鸿章所题的“明方正学先生之墓”墓碑至今还在。1999年雨花台风景区重修了方孝孺墓,墓区由牌坊、方孝孺铜胸像、神道、墓碑和墓体按中轴线布局有机组成,依山就势,形成了一个仰望的环境地貌。墓区建筑全部采用青石,和周边林木森森的幽清氛围融为一体,加上几棵高树和古柏,更加凸显了庄重高古的气息。

原路返回时,我还特意到“木末亭”拍了几张照片,“木末”二字出自屈原《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句,意为高于树梢之上。雨花台建木末亭,“木末风高”应合称赞历代志士仁人高风亮节之寓意吧!方正学先生的墓位于木末亭畔,是不是一种天意的巧合呢?我一边正这样想着时,一边在路标上看到,木末亭畔还有泰伯祠、有南宋杨邦义割心处,有海瑞祠等,不远处还有“二忠祠”。这座山难道是忠骨的结集处,历史上多少个有气节有信仰的人,或墓或祠把最后的归处选择了这里。而方正学先生在这些忠臣里,是死得最为惨烈的一个,真的被朱棣诛灭了十族。那个偷偷收葬方孝孺遗骸于雨花台的门人廖镛,永远不应忘记他,如果没有他当年及时收尸敛葬,就没有今天的方孝孺墓了。廖镛勇敢担当的行为无疑挑衅了朱棣的权威,也因为收葬方孝孺而被朱棣处死了。

车子经过雨花台烈士陵园巨大的就义群雕时,当看到这些革命先烈在国难当头之际能义无反顾地献身,我想这和方正学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时代不同,他们的信仰也不一样,但恪守的刚正不阿铁硬气节是相同的,他们舍身就义英勇的人格力量是相同的。雨花台因雨花石而名,我想更因为有了方孝孺这些铮铮忠骨在,拜祭的人会越来越多,会一代接一代地成为培育英勇坚毅的精神灵地。大巴车很快到达了下榻酒店,安排得非常紧凑的“方孝孺殉道620周年纪念大会”马上要在酒店宴会厅召开了,我收拢思绪,将认真聆听那些对方孝孺思想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和专家们的主旨演讲去了。

